■讲 述

罗扬：刻骨铭心的抗战记忆

□夏宁竹

近日，笔者采访了86岁高龄的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文艺评论家罗扬。罗扬1929年出生于河北省威县罗安陵村。当谈到抗日战争，他的神情顿时凝重起来，他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民族危亡、战火纷飞的年代度过的。每当想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恍如昨日，历历在目，百感交集，难以平静。"

1936年，不满7岁的罗扬刚上小学，就听老师讲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老师教导他们长大以后要抗日救国。威县师范学校师生组成的抗日救国宣传队也来到罗安陵村，满怀激情地宣传抗日救国，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歌曲，罗扬深受感动，"抗日救国"四个字便深深刻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大举进攻华北，听说很快就从南边打到威县，乡亲们焦急万分，罗扬全家和乡亲们就一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先逃到翟庄一户远房亲戚家，后又逃到赵庄。这两户人家虽然很热情，但都过的是穷日子，眼看就要到冬天，日子不好过，罗扬一家总觉得过意不去。没多久，又传来日本鬼子从北边打过来的消息，大家觉得实在无路可走，罗扬一家只好硬着头皮同乡亲们一起回到自己家里。

很快日本鬼子就侵占了威县县城，在县城附近扫荡。一天上午，四五十个日本兵来到了罗安陵村，横冲直闯，鸣枪示威。日本鬼子逼着一位贾姓的小脚老大娘快跑，摔倒后一个日本骑兵就驱马从她身上跨过，老大娘当即吓得不省人事，而日本鬼子反而拍手大笑。这是罗扬第一次亲眼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恶面目，他们真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更加触目惊心的是，一天上午，日本鬼子驱赶城边一些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到县城东门外的空场上，他们要拿一位拼命抵抗日本鬼子的崔姓农民开刀示众。他们先威胁老崔低头认罪，没想到老崔不但不认罪，反而挺起胸膛大骂日本鬼子，高喊："打倒日本鬼子！"随即被砍杀。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不少人暗自流泪。罗扬站在父母的身边，亲眼看到这血腥的场面。

罗扬说，他在刚懂事的时候，堂大伯罗绍振就给他讲过红军的故事。1938年初，听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威县北部，乡亲们都说有了盼头。5月8日夜里，八路军果然到达威县县城附近，把县城包围。罗安陵村离县城只有5里，乡亲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支援攻城战斗。凌晨，韩先楚率领的六八九团攻进县城，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日本鬼子100多人，八路军也遭受很大损失，114位同志壮烈牺牲。这次战斗虽然未能攻克县城，却给敌人很大震撼，没过几天，日本鬼子就窜回邢台。威县全境解放，冀南行署、冀南军区和威县人们抗日政府在县城内建立了"一一四英烈碑"，以纪念为抗日救国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罗安陵村也活跃起来，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壮年们每天早晨手持红缨枪在操场上演练，高唱《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罗扬进了当地的抗日小学，参加了儿童团，轮流在村头站岗放哨。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学习文化，明白了许多道理，受到抗日救国的教育和锻炼。

骄横狂妄的日本鬼子于1939年又派遣重兵再次侵占威县，控制冀南大片地区。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已来到威县，进行冀南作战部署，正在北香城固一带布防的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得知300多个日本鬼子以九辆卡车载着大炮等重武器和大量弹药开始向香城固方向移动，立即在北草厂村南、香城固村北的大沙河布下"布袋阵"。地形有利，计划周密，很快就把敌人引进包围圈，陈赓一声令下，八路军战士一个个像猛虎下山，冲进敌阵，将敌人全部消灭，缴获了军用卡车和大量武器弹药，从而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受到师部的嘉奖。乡亲们听说香城固战斗胜利的消息，无不拍手称快，受到极大鼓舞，并编出歌谣传唱起来："三八六旅好儿郎，打头阵的是陈王，香城固布下口袋阵，撒下天罗和地网，大卡车，冒火光，日本鬼子见阎王，解了咱们心头恨，保住咱们好家乡。"香城固战斗的故事，还被编入冀南抗日小学课本。

随后，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威县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连续作战，如前葛寨狙击战、仁里集战斗、袁庄突围战、北仓庄突围战等，都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1942年5月，吕正操为避开5万多日本鬼子铁壁合围、地毯式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锋芒，率领部分部队临时转移到冀南抗日根据地威县掌史村，外线指挥冀中抗日斗争，不料遭到日伪军3000多人围困。吕正操早已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周密的应变部署及一套灵活作战的方案，利用有利地形，有步骤地进行反击，一举打死打伤敌人500多人，取得突围战斗的重大胜利。中共中央军委特致电嘉奖，把这场战斗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这一场场战斗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抗日军民打败日本鬼子的信心。

罗扬说，在这段时间里，他正在读小学五六年级，老师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比较进步，即使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也从不讲不好的东西，而是用很多时间选讲一些古今文学名篇，引起了罗扬学习文学的极大兴趣，大大扩展了视野，提高了精神境界。老师讲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使罗扬受到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教育。他们都勉励学生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要爱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做一个有志气、有追求、有作为、有益于民族和百姓的人。老师们的教导，对罗扬的成长和进步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时候日本鬼子对县城附近一些村庄控制得更加厉害，抗日工作人员和武装人员平时都是两三个一起夜间活动，或扮作农民商贩等进行活动。罗绍振名为罗安陵村村长，实为地下中共党员、冀南抗日联络站站长。他很喜欢罗扬，为避免敌人的注意，有时带他到城内北街一户孤儿寡母人家，以帮助耕地为名，秘密接头。有时会让罗扬传个口信，他也觉得能为抗日做点事很高兴。因为罗扬家政治可靠，又住在村东北角，进出方便，便于隐蔽，于是罗绍振不断把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安排在罗扬家暂住或歇脚。这些人都非常热情，总是抽空给罗扬讲抗日斗争形势和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道理，讲共产党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论断，更使罗扬受到很多启发教育和鼓舞。

此时，日本鬼子和汉奸为了挽回局面，稳定脚跟，抓紧加固城墙，深挖城壕，三里五里建一个炮楼，十里八里建一个据点，挖一条条两丈多深百十里长的封锁沟，妄图阻止八路军的活动，疯狂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和"三光政策"，频繁"清剿"、"扫荡"，到处烧杀抢掠，制造多起惨案，残酷杀害抗日军民。附近的一些村庄，敌人控制得更严厉，发现或怀疑谁"私通八路"，就会抓走，甚至立即枪杀。

1943年2月一天晚上，三个地下工作人员曾在罗扬家歇脚，当晚就走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第二天天还没亮，敌人就把村子围住，挨家搜查，逼问乡亲们有什么人藏在村里。罗绍振和乡亲们都不吐露实情，敌人在当天下午就把罗绍振枪杀在村北的大路边上。罗扬得知后极为悲痛，一连好几夜睡不着觉。

1944年，冀南威县抗日斗争进入反攻阶段，许多炮楼、据点的敌人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慌忙逃命或窜到城内。接连不断的胜利消息到处传扬，人人拍手称快。果然，日伪军慑于抗日军民的威力，于1945年5月13日弃城西逃。全县广大军民像过节一样，到处敲锣打鼓、高唱革命歌曲，欢庆全境解放。8月初，经县政府文教科批准成立抗日中心小学，委任罗扬为小学教师并做时事宣传工作。罗扬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努力学习和工作，用好的成绩报效党和人民。罗扬说，他从小爱好文学，深感文学鼓舞人、教育人的力量，便在业余时间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些歌谣、快板、小故事等，宣传抗日救国，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

很快，日本投降，邢台解放。威县伪县长和梦九被活捉，押回威县公审。一天上午，4万多抗日军民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县城北关外空地上举行公审大会，宣判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杀人魔王、汉奸刽子手和梦九。临时法庭宣判：和梦九在日本侵华期间，参与日本鬼子"清剿"、"扫荡"，亲手制造多起惨案，以种种残酷手段杀死杀伤我抗日军民3000多人。和梦九被枪毙，全场顿时沸腾起来。

罗扬说，以上所述，只是冀南威县在抗日战争中发生的一些情况。据统计，威县在抗日战争前只有20来万人口，被日本鬼子杀死杀伤的就有8000多人，饿死、病死和外逃行乞的人达4万多人。面对狂妄凶残的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进行了漫长而惨烈的斗争。不难想象，日本侵略者如何残暴地杀害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和伤痛，中国人民进行了多么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每当回忆起抗日战争，罗扬都感慨良多。他说："正是抗日战争给了我理想、信念、智慧、勇气和前进的力量，鼓舞、激励我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为教育事业和文艺事业作出不懈的努力。我相信，中国人民以及子孙后代一定会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美好未来，奋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

■纪 念

甲等的花

——记儿童文学作家、编辑杜虹

□庞 旸

如果你一个患病的好朋友突然失联，你会怎么样？

不用说，我会焦虑，会四处寻找，会猜测种种不幸的可能。前些日子，我对杜虹就是这样。

杜虹长我两岁，是我在儿童文学编辑生涯中认识的朋友。她写过儿童诗、儿童小说，我们在一起聊创作，聊编辑工作中的苦辣酸甜，竟是十分投缘。

曾经，我和杜虹聊起当年重庆军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倍感一些珍贵史料在无可挽回地流失，痛心之余竟产生一个想法：进行民间"口述抗战史"的收集整理工作，并为此热血沸腾地策划、讨论了好多次，但终因种种原因的限制未能实施。当编辑的就是这样，虽只是一介小民，但因职业使然，过眼的历史文化大事记多了，总是不自觉地产生出一种文化责任和担当意识，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杜虹有着火辣辣的性格，说话高声大气，为人热情开朗，富有正义感。她口才超好，她能将重庆各个县乡的口音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还编成有意思的段子，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杜虹的正义感，不是仅停留在口头上。有段时间，她花很多时间为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女子奔走，还将那位女子接到自己家中住过，终于为她争取到了合法权益。

她经历过种种挫折，家庭变故、离异、父母去世，但似乎总是那么乐观。她独自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女儿思遥继承了她的文才，中戏毕业后当了一名编剧。她很会生活，一个人忙房子，忙装修，把重庆和北京的家都打理得温馨可人。她能用便宜的价钱买一些衣服和布，自己动手剪裁、改制成漂亮的时装，也能自制香肠、腊肉、泡菜等与朋友们分享。

她风风火火的性格，总给人一种体力旺盛的印象，没想到癌症会找上她，还是那种很凶险的胰腺癌。得知这个消息，我和汤锐到海军总医院去看望她。那时她正在接受一种叫"射波刀"的治疗。虽然有些衰弱，但她谈兴很高。她乐观地谈起这种"刀"的疗效，说一些被判了死刑的人经这种"刀"的治疗仍能长久地生存；她还谈到一位有名的中医，治癌很有一手，她也在向他问诊。

令我们惊讶的是，她在病床上还在看稿子——是一沓厚厚的儿童小说书稿。我怪她不该如此勤奋，她说，反正躺着总得看点什么，这书稿急着出，读来也挺有意思，不吃力。我心里暗叹：这就是编辑的积习，不看点什么反而难受得慌了。

她还给我们看了在病床上写的儿童诗。杜虹的诗充满童趣，可惜我没记录下来，只记得一句，大意是窗外太阳的影子从东转到西，好像在和孩子捉迷藏。她的乐观感染了我们，觉得癌症真的没那么可怕，相信她身上满满的"正能量"，一定能够使她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不久后听说她出院了。又不久，从微信上得知她去了深圳，那是她女婿的家乡，她是去参加爱女的婚礼。那天她非常高兴，说自己在海边不知不觉走了很远的路，回来后才觉得有些累了。我回微信说，还是不要大意，活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太累。

那段时间她给人的感觉，就像健康人一样。

3月11日，我生日的头一天，无意中从微信上看到一位大学同学写的小诗，原来次日他也过生日，触景生情地写道："南风一夜绘春图，点点星星破旧枯。小草年年发新绿，何期泪眼竟模糊！"我一时兴起，到自家园中拍了些春日的花草，和诗曰："三月煦风点春图，紫芽初绽扫旧枯。年年岁岁有新绿，花甲人生仅半途！"

这两首打油诗引来许多朋友点评，其中就有杜虹。她说："巧了，我生日和你相差一天！""11号？""不，13号。"接着，她也和了一首打油诗："三月暖风遍天涯，枝头绿影呼啦啦。人生至此不用嗟，花甲就开甲等的花。"

仍是那样乐观，那样自信。

谁知，不久后就失联。电话打不通，邮箱、QQ、微信也关了，就连以前一直活跃的博客，也被告之："此账号出现异常，暂时无法访问。"问汤锐，她说杜虹好像又住院了，也是联系不上。当初我们都估计得过于乐观，竟没想到要留下她女儿的电话。一种不祥的预感弥漫在我们心头，只企盼着哪一天奇迹会降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打听到她女儿的电话。打过去，女孩在电话那边告诉我："3月21日妈妈被查出癌扩散到腹膜，已经无法医治。""妈妈是5月30日走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研究机构……"

我问孩子现在在哪儿，要去看她。思遥说，她正在西客站，要回重庆去处理妈妈身后的事。"阿姨，接到您的电话很温暖，回来后我去看您……"

放下电话，我泪如泉涌。可怜的孩子，她失去了这么好的妈妈，我们失去了这么好的朋友！

3月21日，距杜虹与我微信唱和仅仅隔了10天，而她离去仅仅在两个月之后！在这段时间里，她都经历了什么，有过哪些内心挣扎，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去的，我们都无从知道。杜虹为什么要在最后两个月切断与朋友们的联系？我想，她一定是早就想好了一切，从容地亲自处理了一切。她那样自信、自尊地独自迎向死亡，把美好的身影和明媚的笑容留给了爱她的朋友们，而把衰弱和憔悴、遗憾和伤感留给了自己。

"人生至此不用嗟，花甲就开甲等的花。"这是她留给我的遗言，我能据此破解她生命的密码。她在61岁离去，一个甲子，正诠释了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是的，她的人生短暂却如此美丽，大可不必嗟叹；她虽一生并无大红大紫，堪称平凡，却不正是朋友们心中那"甲等的花"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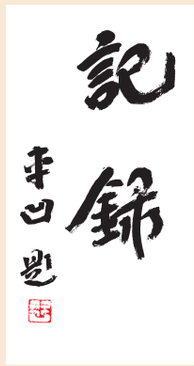
近期，媒体盛传一则消息："重庆女作家杜虹冷冻遗体，期待50年后复活"。我看后十分震惊。没想到杜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出了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我也佩服她的女儿女婿，能以这样大的勇气帮助母亲实现自己的愿望。我还得知，原来杜虹是新近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小说《三体》的编审之一。是否小说中云天明通过冷冻技术终于起死回生的情节鼓舞了她，对她的生命选择有所暗示？

现在，杜虹沉睡在零下100多度的低温里。我至今保留着杜虹的QQ、微信和邮箱，虽然知道她已不可能像以前一样与我对话了。愿她平静地安睡50年，梦想成真。

■行 走

托克拉克

□刘建东



沙莫胡杨

我只见过夏天的胡杨。

对于西部的胡杨，我感到陌生、充满好奇。在我怀疑的目光中，它看上去十分丑陋、痛苦，像是马戏团的小丑，正在拼命地博得观众的笑声。为此，它要付出许多。弯曲，树干可以达到力的极限，以不可思议的角度伸展着。匍匐，只为树冠能够向上，遮挡住阳光。挣扎，是释放从根部传递出来的无奈。在阳光的舞台中央，它似乎在躲闪、回避，最强烈的敌意并不是上苍的谴责，而是天数，是剑一般、山一般的光。它只能用浓密的树叶去承接着光的重压，这是它惟一的盾牌，柔软却坚硬。那绿色，在茫茫的光的舞台之上，像是熔炉中的水一样。可是，白色而灼热的阳光，在水滴似的绿色树冠前先怯了场……我站到绿荫之下，瞬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清凉，惬意，片刻之前的暴晒与烦躁，倾刻便逃逸了。它却不为我这样的观众动容，精神永远高度紧张，焦虑从脚下的沙漠开始，纠结着向上攀援，刀刻一样的褶皱，无法释怀的骨节，愤怒而敞开的树洞，簇拥着那高高在上的叶子，所有的愤怒、焦躁和挣扎，在抵达绿色的那一刻，突然消失了。就像是一个心事重重的演员，走上舞台之后，顿然放下了沉重的内心，以笑脸面对观众。当我不得不从阴凉之处走出，成为阳光的猎物，却变得如此可怜，我突然发现，自己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这让我想到不久之前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沙漠干尸。我快速地向另一处绿荫奔逃。而在迷离的视线中，那个叫胡杨的家伙仍然在努力地、讨好似的，像是被恶魔缠身，它伸展着自己的身体，要摆脱自己的困境，那时它是令人类忌妒的树妖。

我只见过与罗布人相伴的胡杨。

罗布人是楼兰古国居民的后裔，他们世代以捕鱼为生。这是在新疆尉犁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沿。王国的盛景早就淹没在历史的滚滚沙尘之中，曾经的第二大内陆湖罗布泊也早就成为了探险者的乐园。生活在干旱少雨的内陆地区，罗布人却以捕鱼和狩猎为生，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沧海桑田、万物轮回。他们生活的环境当时肯定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与河流，树木苍翠。他们和胡杨林一样，在大自然的逼迫之下，被迫不断地迁徙，却对故土始终不离不弃，尽可能地能够遥望到故乡。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份眷恋呀。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罗布人叫作奥尔德克。据说，他本名乌斯曼，善水性，能长时间待在水里，捕鱼、捉鸭样样在行，奥尔德克就是鸭子的意思。他之所以能留在史册中，并不是因为如此，而是因为他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的朋友和向导。1900年，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古城。发现楼兰的过程比较传奇，据说，那一年的3月28日，探险队的一把铁锨突然丢失了。一把铁锨对于一个探险家是多么的重要，斯文·赫定的沮丧可想而知。奥尔德克自告奋勇地返回沙漠，去寻找铁锨。他遭遇了风沙，被命运之神带到了一处庙宇的废墟。这就是被茫茫大漠埋藏了千年的楼兰古城。34年之后，他又协助另一位探险家贝格曼发现了小河墓地。历史记住了斯文·赫定，却忽略了这个叫奥尔德克的罗布人。无法想象当他得知被掩埋的古城就是他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城市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许，对他来说，那只是一座废弃的城堡，于他没有任何的意义。他和他的族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应对越来越恶劣的环境，如何像胡杨那样，抵挡着风沙与烈日。孤独的居民，最适合与孤独的植物相伴而生。他们如此相似，胡杨，罗布人，阳光，干旱，他们跟随河流退却的方向，一步步远离曾经有过的梦想与辉煌，迁移、漂流，却总能在新的土地上寻找到莫大的安慰。它们依塔里木河而居，他们是最好的邻居和伙伴，当夜色降临，追忆开始像树根一样深深地扎在地上，伸向遥远的过去。罗布人所缅怀的在地上，而胡杨的过去在地下，湿润如清晨的梦境。一旦它扎下根来，便很快地穿越沙质的土壤，以坚韧的根系，向深处进发。它的根系发达，能达到地下四五米。它不动声色，把自己屈展拉伸，从地下寻找着生长的力量。无法看到的根系，是胡杨的大脑，坚强不屈。它在思索着艰难世事中一个孤独生命的前途，在探究着如何与残酷的现实抗争。我甚至觉得，地上与地下，舞动与伸展，它们是一体的精神分裂者，记忆纠缠着现实，干燥想念着水分，愤怒抵抗着平和。而造就了忧郁的土地，柔软却充满着幻灭感。很罕见的，两只蚂蚁在奔跑，它要想不被阳光消灭，就得不断地奔跑，成为赛场好手。环境成就了才能与梦想，多少身体中的潜能得到了发挥。

我只见过与沙漠为伍的胡杨。

胡杨因为沙漠而坚强，沙漠也因为胡杨而生动。南疆的公路穿行在茫茫的戈壁与沙漠之间，绿洲隐藏在遥远的耐心之后，飞驰的汽车变得徒劳而滑稽可笑，似乎绝望才是世界的主宰。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远远落后于突然出现于远方的胡杨，那一丛丛的绿色瞬间就让自己得到了解脱。沙漠之上，绿色为尊。而这绿色又这么任性，这么倔强，这么孤傲。我突然想到了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白杨，在我居住的环境之中，白杨遍布于大街小巷，田野乡间，在平原之上，不管不顾，像是率性的孩子，快乐地生长着，它们挺拔、秀美，充分享受着阳光、雨露，丝毫看不出因为要与自然争斗所留下的痕迹。白杨被娇惯着，被呵护着。它可以完美地在乎着自己的形象，它们以哨兵的姿态，保持着优雅与悠闲。而华北的白杨与胡杨同属杨柳科，生命的状态却如此不同。很难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加坚强、更加优秀，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大自然的恩赐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它把失衡赋予了胡杨，却把所有的宠爱加于白杨。似乎在梦中都会出现的阳光，消失于记忆中的湿润，让胡杨如同大自然的一个弃儿，一个被遗弃在沙漠边缘的漂泊者。没有天然的庇护，没有在分配的天平之上得到足够的公平，它只能依靠自己，独自面对恶劣的环境，忍受着阳光、风沙、干旱和无尽的挣扎。为了减少水分的损失，胡杨最初的叶子细长窄小，像是柳叶，从一开始它们的基因里就植入了节省的记忆。生存成为一种孤寂的事业，扭曲是为了更好地占有，狰狞只是想要得到片刻内心的安宁，而沉默是在等待更悠久的爆发。所有的努力都令人肃然起敬，令人动容。

我只见过极少数的胡杨，可是它已经在我的心里牢牢地扎下了根。据说，中国的胡杨百分之九十都集中在新疆干旱少雨的地区，它们是沙漠的对手和敌人，是沙漠绿洲的守护神。而维吾尔族人民把它叫做托克拉克，意思是最美丽的树。于是，我开始理解并喜欢上胡杨，喜欢它在命运面前自嘲的姿态。它痛苦的外表，其实是在掩饰内心对于生存的渴望，对于命运的不甘，与沙漠、阳光战斗的决心。

当我告别时，烈日仍肆虐着，塔里木河静静地流淌着，胡杨自由地散落在河边的沙地中，像是静止的化石、沉思的智者。托克拉克，在梦中，在通向那些曾经消失的楼兰、交河、高昌古城的道路上，遍布葱茏。